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錢塘遺事

御製詩

卷一
五至目錄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趙友彬

謄錄舉人臣呂燕昭

御製題錢塘遺事

失策明題去建康却耽山水便都杭

見一清首
編序語

湖邊歌

舞酣餘樂天外撤欽棄遠荒八帝歷年纔百五

帝曷不
尺紀年

自高宗至端宗享年一
百五十二年舉成數也

多奸少正致淪亡翻書千古垂

殷鑒漫例飛鴻徒號堂

是書為汪啟淑飛鴻堂所
藏因假借用目送飛鴻事

御製再題錢塘遺事

遺事錢塘撰一清興亡政要紀分明考踪似仕又如隱

其人始末史傳無考書則紀南宋一代軍國大政賢奸
進退畧於高孝光寧而詳於理度以後有正史所不及

者蓋似宋時曾任職官故能諳習掌故如此而卷端題
識惜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士大夫湖山歌舞視天
下事於度外卒至納土賣國云云則又似石隱者流
置身局外為庶人之議者考其踪跡蓋在仕隱間云致

嘆為凡與作荆進據失兼失退據宋氓異更異元氓清一

初稱元為北兵北朝似為宋民矣其記元師下江州下
安慶則又改稱大元記京城歸附則稱大兵入臨安府
一人之書而前後稱謂自相矛盾實為進退無據云湖山歌舞依然在鏡古孰非

殷監呈

欽定四庫全書

錢塘遺事

提要

臣等謹按錢塘遺事十卷元劉一清撰一清臨安人始末無可考其書雖以錢塘為名而實紀南宋一代之事高孝光寧四朝所載頗畧理度以後叙錄最詳大抵雜採宋人說部而成故頗與鶴林玉露齊東野語古杭雜記

諸書互相出入雖時有詳畧同異亦往往錄其原文如一卷十里荷花一條二卷辛幼安詞一條韓平原一條大字成火一條皆採自鶴林玉露既不著其書名其中所載余謂愚聞及余亦作一篇云云皆因羅大經之自稱不加刊削遂使相隔七八十年語如目睹殊類於不去葛龔又書中稱北兵稱北朝憲宗皇帝稱帝羃曰嗣君稱謝后曰太皇太后似

屬宋人之詞而復稱元曰大元稱元兵曰大
兵曰大元國兵稱元世宗曰皇帝乃全作元
人之語蓋雜採舊文合為一帙故內外之詞
不能畫一亦皆失於改正然於宋末軍國大
政以及賢奸進退條分縷析多有正史所不
及者蓋革代之際目擊僨敗較傳聞者為悉
故書中大旨刺賈似道居多第九卷全錄嚴
光大所紀德祐丙子祈請使行程第十卷全

載南宋科目條格故事而是書終焉殆以宋
之養士如此周詳而諸臣自祈請以外一籌
莫効寓刺士大夫歟孔齊至正直記所列元
朝典文可為史館之用者一清是書居其一
世無刊本傳寫頗稀陶宗儀說郛僅載數條
此乃舊抄足本前後無序跋惟卷端題識數
行惜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士大夫湖山
歌舞視天下事於度外卒至納土賣國不署

名氏詳其詞意殆亦宋之遺民也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五

錢塘遺事目錄

雜史類

卷一

天目山讖

高宗浙臉

金陵山水

夢吳越王取故地

十里荷花

仁和門

高宗定都

顯慶寺

遊湖詞

三賢堂

冷泉亭

三天竺

題白塔橋

伍子胥廟

射潮箭

蘇堤趙堤

六和塔詩

淨慈寺羅漢

萬回哥哥

龍翔宮

浙江十廟

孝宗問卜

大理寺豕祭

格天閣

卷二

淳熙盛事

孝宗恢復

辛幼安詞

東憲事發

慶元侍讀

韓平原

趙子直

韓平原客

濟王

三京之役

大字成犬

辛卯火

史彌遠

夾攻遼金

卷三

趙信菴

安子文

嵩之起復

崔福之死

孟保相

余樵隱

余晦帥蜀

晦誣惟忠

彭大雅

趙方威名

劉雄飛

卷四

大兵渡江

議遷都

陰許歲幣

行大筭法

丁相罷政

吳潛入相

賈相當國

李壇歸國

嚴覆試

一擔擔

殺向士壁

劉整叛北

拘留北使

雪詞

紫原三策

卷五

推排公田

公田專官

公田賞罰

公田之禍

謫皮龍榮

銀關先識

竄謝枋得

推排田畝

彗星之變

理宗升遐

理宗政迹

度宗即位

全后

士人言賈相

臺諫應故事

似道專政

半間亭

排當

賈相舉令

賈相之虐

卷六

降生皇子

李瓘掛冠

龍飛賦題

襄陽受圍

高達赴援

賈相出督

時相不合

戲文誨淫

賈相諱言

明堂遇雨

張貴赴援

係籍秀才

地生白毛

錢神獻夢

襄樊失陷

勉留賈相

度宗晏駕

諒陰三元

詔兵勤王

下郢復州

北兵渡江

下陽羅堡

下鄂州

卷七

下蘄黃州

劉整死

下江州

下安慶

賈相出師

遣使請和

下饒州

破池州

蕪湖潰師

姜才敗績

金山之敗

趙與可遁

二相遁去

諫韓震

五木之敗

朝臣宵遁

罷賈似道

貶賈似道

相陳宜中

卷八

張世傑入衛

議遷蹕

陳宜中奏

宜中都督

詔諭三將

呂文煥回本國書

督府檄文

王爚平章

日蝕

陳留並相

文天祥入衛

徵諸帥不至

諸郡望風而降

納降表

詔罷兵

罷團結

二王航海

宜中夜遁

文魁辭相

京城歸附

潭州死節

吉州歸附

揚州死節

卷九

丙子北狩

祈請使行程記

卷十

赴省登科五榮須知

省試

御試給號

丹墀對策

擇日唱第

置狀元局

欽定四庫全書

錢塘遺事卷一

元 劉一清 撰

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大爲失策士大夫湖山歌舞之餘視天下事於度外卒至喪師誤主納土賣國可爲長嘆惜也觀是書不能無所感云

天目山識

臨安都城其山肇自天目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山小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

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說之著更其末云異姓王以
遷就之高宗駐蹕其說始驗仰視吳山如卓馬立碩紹
興間望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秦檜專國心利之請以
爲賜第其東偏即檜家廟西則格天閣之故基檜薨燔
猶戀戀請以爲第常州倅烜爲光祿丞留隸家廟言者
罷烜并遷廟主於建康遂空其室焉高宗倦勤即其地
築宮曰德壽後又更曰重華曰慈福曰壽慈凡四易美
名至於咸淳甲戌天目山崩則百年王氣亦終於此矣

高宗浙臉

高宗誕之三日徽宗幸慈寧后閣妃嬪捧抱以見上撫視甚喜顧謂后妃曰浙臉也蓋慈寧后乃浙人其後駐蹕於杭州亦豈偶然

金陵山水

高宗未駐蹕杭州之先有暫都金陵之意末年因幸建康此意未釋召一術者決之術者云建康山雖有餘水則不足獻詩曰昔年曾記謁金陵六代如何得久興秀

氣盡隨流水去空留烟岫鎖峻嶒

夢吳越王取故地

宋高宗建炎渡江至德祐丙子過一百五十年紹興八年二月癸亥上發建康戊寅至臨安府遂定議建都自此不復移蹕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邁同對因論高宗謚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之際徽宗夢吳越錢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

邁又記其父皓偕其母來曾在明節皇后閣中言顯仁
皇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鏐也
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卜都於錢塘似不偶然孝
宗所謂錢王指做做第三子惟渲也終團練使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
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
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

盈羅綺競豪華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汎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
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城誇此詞流
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
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
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
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
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

云缺

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
輦竟忘烟柳汴宮愁蓋靖康之亂有題詩於舊京宮牆
云依依烟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

仁和門

宋太祖次陳橋驛整軍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
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此

高宗定都

高宗自建炎元年五月即位於南京岳飛解東京圍宗

澤留守東京勸上還京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岳飛縱未入關當適鄧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遷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冬十一月上如揚州至三年金人犯揚州高宗始離揚凡在揚州十六個月三年二月上如杭州以州治爲行宮至四月幸建康在杭州凡四個月六月高宗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爲臨安府十月金人犯杭上自明州航海四年正

月上次台州章安鎮四月上次明州八月上次越州紹興二年正月上自越州如臨安三年上在臨安四年上在臨安冬十月詔親征上如平江五年二月上自平江如臨安六年上在臨安七年春正月上在平江八年上在建康二月如臨安遂定都焉

顯慶寺

臨安靈隱淨慈上中下三天竺寺皆宋朝祖宗功德寺也淳祐庚戌爲貴妃閻氏建功德寺於九里松近靈隱

金史卷之三十三 卷一
寺前名顯慶寺土木之工過於諸寺時人名之曰賽靈
隱寺成建大鼓於法堂忽有人掩入不備大書鼓上云
淨慈靈隱三天竺不似閻妃兩片皮由此界限甚嚴無
故者不得復入矣

遊湖詞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
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
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

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艇問中流擊楫何人
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礮溪未遇
傅岩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
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蘂天下事
可知矣

三賢堂

寶慶丙戌表樵尹京於三賢堂賣酒或題詩云和靖東
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

樵趁酒錢

冷泉亭

冷泉亭正在靈隱寺之前一泓極爲清泚流出飛來峰
下過九里松而入西湖或題詩云一泓清可浸詩脾冷
煖人情祇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

三天竺

上中下天竺三寺相連其山門與靈隱共入扁曰靈隱
天竺之門惟上天竺係觀音坐正殿勅賜號靈感臨安

祈禱則迎奉之有勅賜寶厨頂鉗諸寶飾其上有兩珠
一赤一白名日月珠又有白黑相間如棗核樣名鬼谷
珠又一大珠名珠母又一大珠名貓兒眼睛每遇迎奉
則如此飾亦曾迎入大內祈禱焉

題白塔橋

白塔橋邊賣地經長程短堠甚分明如何只到臨安住
不說中原有幾程

伍子胥廟

廟在吳山頭其下當御路名朝天門理宗辛卯廟遭回
祿後賜緡錢二萬三千重建舊址殿講陳公益作記其
畧曰吳山廟者春秋伍大夫廟也春秋伍氏子世爲楚
忠臣大夫挾父兄不報之讐去國千里徬徨江上漁父
不受萬鍾之祿以捐其軀瀨水女子不吝千金之身爲效
其死故能識要離之勇薦孫子之智借吳師以入郢會
諸侯於漢水功亦偉矣及夫差狼復踴躍用兵貪攘東
齊受賂仇越大夫不忍見吳之爲池沼蘇臺之遊麋鹿

竟以直死當時知與不知莫不哀之因名其山而立祠
焉君子曰伍大夫於是忠孝兩全矣大夫以抑鬱不平
之氣隨流揚波依潮來往猶能激爲疾風甚雨奔雷激
電震蕩於越兵入城之頃其與荆軻慕義白虹貫日孔
明英氣能爲風雲者何以異哉自春秋至皇宋千有餘
年景象相傳理宗賜額忠清又建閣於門之上御書英
衛之閣以扁之每歲春秋醮祭命學士院降付青詞寶
祐癸丑再火而此碑亦不存矣謂金石之文終久不磨亦

命方寸全言 卷一
無是理也

射潮箭

五代錢王射潮箭在臨安府候潮門左手數步昔江潮每衝激城下錢氏以壯士數百人候潮之至以強弩射之由此潮頭退避後遂以鉄鑄成箭樣其大如秤作亭泥路之傍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許以示鎮壓之義然潮汎之來常失故道臨安府置一司名修江司焉

蘇堤趙堤

東坡守杭日築堤自大佛頭直至淨慈寺前非爲遊觀
計也過水之深者爲湖而沮洳之地畝以萬計皆可爲
田淳祐間趙與憲尹京橫築一堤祇是通路過靈隱而
已

六和塔詩

李彊父爲昭文相嘗登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
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
丘彊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

金剛經卷一
卷一
薨於位謚文清

淨慈寺羅漢

淨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羅漢別創一田字殿
安頓裝塑雄偉殿中有千手眼觀音一位尤精緻其第
四百四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龕用黃羅幙之旁
致籤筒其羅漢像則偃蹇便腹斜目覩人而笑臨安婦
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默禱以手摩其腹云有感應積
日既久羣手加於泥粉之上其腹黑光可鑒邪說誣民

如此哉又假此爲抄題二字未詳疑有誤之端裒歛民財尤不可勝計其無忌憚甚矣

萬回哥哥

臨安居民不祀祖先惟每歲臘月二十四日各家臨期書寫祖先及亡者名號作羹飯供養罷即以名號就楮錢上焚化至來年此日復然惟萬回哥哥者不問省部吏曹市肆買賣及娼妓之家無不奉祀每一飯必祭其像蓬頭笑面身著綵衣左手擎鼓右手執棒云是和合

之神祀之可使人在萬里外亦能回家故名萬回隆興
鉄柱觀側武當福地觀內殿右亦祠之未知果爲淫祠
否乎

龍翔宮

淳祐甲辰理宗建龍翔宮於中瓦後徹居民屋宇三之
二奉祀感生帝君如昭符之門正陽之殿和樂之閣琅
函寶藏皆係御書每孟夏車駕由御街過中瓦前直下
景靈宮駕回則自灞頭橫入過龍翔歸則自太平坊出

至御街寶祐癸丑臘月中瓦回祿因此自御街當中取
大路直入而中瓦之右以爲武林園其左以爲皇子忠
王看望樓旅邸有題曰龍翔宮闕壯皇都鸞路縈迴枉
德車天意也知明主意故教劫火闕通衢

浙江十廟

廟在浙江之境其一足平水九州大禹王其一足陸相
公陸有三位小娘子皆綠袍方巾列坐兩傍一主護岸
一主起水一主交澤各有司存凡海船到廟下必先詣

三位小娘子前炷香上真綵及花朵粉盒拜許保安牲
酒心願其或欲乘蚤晚潮汛之至而發舟必須得卜而
動則前去免風濤之險不得卜則斷不敢輕發也廟傍
別有一所專祀十二位潮神各武裝持杖每位各主一
時焉然皆不及三位小娘子香火之盛

孝宗問卜

淳熙中金人南向人言洵洵上於禁中默禱遣中使如
平江問何蓑衣其說無有知者何見其來曰我已知得

中使炷香如禮何曰我不能書可令人寫遂授以詩云
賀新郎胡孫拖白不終場英雄裂土封侯王又云鬧啾
啾也須還我一百州中使持歸以奏時人莫諭其旨益
公日記中亦載

大理寺豕祭

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凡在前誤國奸臣首級在
理寺者必以豕祭蓋訛傳謂以穢物祭之其實豕者少
牢也國家三歲恩霈汝雖誤國然亦不忘汝之舊時用

豕以祭而謬傳乃若此豈朝廷寬大之恩哉

格天閣

秦檜靖康初爲御史中丞金人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畧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止緣奸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我君之

位以安宋國敵人嘉其忠與之俱歸遂諂事撻懶陰遣
檜歸爲反間遂決意主和檜之姦賊不臣其罪可勝誅
哉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
我聞在昔惟伊尹格於皇天民到於今微管仲吾其左
衽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
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
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諛語以爲
掩覆之計真猾夏之賊也

錢塘遺事卷一